368 天欲光的時

對山彼爿面一路迵過雰煙罩霧 peh 甲怦怦喘,

Uì suann hit pîng bīn tsit-lōo thàng-kuè bôngian-tà-bū peh kah phēnnphēnn-tshuán,

透暝猶未 peh 上天頂的日頭, thàu-mê iáu-buē peh tsiūnn thinn-tíng ê jit-thâu,

煞雄雄跋落稻埕, suah hiông-hiông puáh-lóh tiū-tiânn,

摔甲塗跤光鑠鑠。 siak kah thôo-kha kng-sihsih.

摔袂疼的貓霧仔光隨迒過戶模, Siak bē thiànn ê bâ-bū-ákng suî hānn-kuè hōo-tīng,

軁過門縫, nng-kuè mng-phāng,

無聲無說就趖入阿福嬸的房間。 bô-siann-bô-sueh tō sô-jip A-hok-tsím ê pâng-king.

「天光矣!」 "Thinn-kng --ah!"

感覺著目睭前烏趖趖的色水若親像 淡薄仔退色,

Kám-kak tioh bak-tsiu tsîng oo-sô-sô ê sik-tsuí ná tshintshiūnn tām-poh-á thè-sik, 嘛鼻著透早時仔露水散發的清芳, mā phīnn-tioh thàu-tsá-sîá lōo-tsuí sàn-huat ê tshing-phang,

和早前相 siāng, hām tsá-tsîng sio-siāng,

阿福嬸袂著急將目睭擘金, A-hok-tsím bē tioh-kip tsiong bak-tsiu peh-kim,

恬恬仔聽著外口風一陣陣吹過稻埕, tiām-tiām-á thiann-tioh guā-kháu hong tsit-tsūntsūn tshue-kuè tiū-tiânn,

共散甲一四界的樹葉、砂粒仔合粗糠幼仔吹來掃去的聲音, kā suànn kah tsit-sì-kè ê tshiū-hioh, sua-liap-a kah tshoo-khng iù-a tshue lâi sàu khì ê siann-im,

親像行來踅去的跤步聲。 tshin-tshiūnn kiânn lâi sėh khì ê kha-pōo siann. 阿福嬸就按呢一直聽的, A-hok-tsím tsiū-án-ne ittit thiann ê,

聽的, thiann ê,

偌濟沓沓滴滴的往事就窸窸窣窣搢 入頭殼底,

guā-tsē tap-tap-tih-tih ê óng-sū tō si-si-sut-sut tsìnn-jip thâu-khak-té,

行踏出一逝又閣一逝記憶的痕跡, kiânn-tah tshut tsit tsuā iū-koh tsit tsuā kì-ik ê hûn-jiah,

再三提醒阿福嬸 tsài-sann thê-tshénn Ahok-tsím

─人生這條路,猶真久長。─ jîn-sing tsit tiâu lōo, iáu tsin kú-tng.

大大蕊的目睭沓沓仔擘金, Tuā-tuā luí ê bak-tsiu tauh-tauh-á peh-kim,

卻看無這个花花世界一屑屑仔畫面。 khiok khuànn bô tsit ê hua-hua-sè-kài tsit-sutsut-á uē-bīn.

偌濟年囉? Guā-tsē nî --looh? 阿福嬸猶會記得視力對致著青光眼的目睭內偷偷仔旋走彼頭兩年,A-hok-tsím iáu ē-kì-tit sī-lik uì tì-tioh tshenn-kong-gán ê bak-tsiu-lāi thau-thau-á suan tsáu hit thâu nng nî,

不時頭疼、欲吐、烏暗眩, put-sî thâu thiànn, beh thòo, oo-àm-hîn,

磕袂著就起性地, kháp bē tióh tō khí-sìngtē,

四常鬧甲全家雞犬不寧; sù-siông nāu kah tsuân-ke ke-khián-put-lîng;

毋管看過偌濟醫生、試過啥物祕方, m-kuán khuànn-kuè guā-tsē i-sing, tshì-kuè siánn-mih pì-hng,

甚至四界求神問佛, sīm-tsì sì-kè kiû-sîn-mīgpút,

猶是無法度挽回視力愈離愈遠的跤 步。

iáu sī bô-huat-tōo bán-huê sī-lik jú lī jú hōg ê khapōo. 金金看著本底就已經有夠狹的這一角仔天地漸漸收縮、變霧、變形, Kim-kim khuànn-tioh pún-té tō í-king ū-kàu eh ê tsit tsit-kak-á thinn-tē tsiāmtsiām siu-sok, piàn bū, piàn-hîng,

彼當時的阿福嬸根本毋知影這款日 子是欲按怎過落去?

hit-tong-sî ê A-hok-tsím kin-pún m̄ tsai-iánn tsit khuán jit-tsí sī beh ántsuánn kuè --loh-khì?

就親像彼時陣仝款毋知, Tō tshin-tshiūnn hit-sîtsūn kāng-khuán m̄ tsai,

該當如何才袂予流無停睏的悲傷珠淚淹死。

kai-tong jû-hô tsiah bē hōo lâu bô thîng-khùn ê pi-siong tsu-luī im --sí.

不而過, Put-jî-kò,

日子就按呢一工過過一工, jit-tsí tsiū-án-ne tsit kang kuè kuè tsit kang,

如今, jû-kim,

由一點仔色水深淺抑是光線形影的 差別,

iû tsit-tiám-á sik-tsuí tshim-tshián iah-sī kngsuànn hîng-iánn ê tsha-piat, 就有辦法分辨日夜明暗以及四周圍動靜的變化:

tō ū pān-huat hun-piān jit-iā bîng-àm í-kip sìtsiu-uî tōng-tsīng ê piànhuà;

或者是怙一雙手,

hik-tsiá sī kōo tsit siang tshiú,

嘛有才調摸清楚烏暗世界的面目, mā ū tsâi-tiāu bong tshing-tshó oo-àm sè-kài ê bīn-bok,

和青盲人日常生活的程序。 hām tshenn-mê-lâng jitsiông sing-uàh ê thîng-sū.

阿福嬸有時仔想起彼當陣袂輸天欲 崩矣的見笑模樣,

A-hok-tsím ū-sî-á siūnnkhí hit-tang-tsūn bē-su thinn beh pang --ah ê kiàn-siàu bôo-iūnn,

家己攏感覺足歹勢。 ka-kī lóng kám-kak tsiok pháinn-sè.

只是**,** Tsí-sī,

目屎早就已經流焦, bak-sái tsá tō í-king lâuta,

猶原 peh 袂出彼口哀傷的鼓井。 iu-guân peh bē tshut hit kháu ai-siong ê kóo-tsénn. 翻過身, Huan-kuè sin,

枕頭邊無人, tsím-thâu-pinn bô lâng,

老的和平常時相全, lāu--ê hām pîng-siông-sî sio-kāng,

透早就出門矣。 thàu-tsá tō tshut-mn̂g --ah.

阿福嬸共棉襀被**搝過來身軀邊攬較** 牢的。

A-hok-tsím kā mî-tsiohphuē khiú kuè-lâi sin-khupinn lám khah tiâu --ê.

嘛毋知影啥物緣故, Mā m̄ tsai-iánn siánn-mih iân-kòo,

這幾工目睭一擘金, tsit kuí kang bak-tsiu tsit peh-kim,

就感覺一陣陣冷風予人寒甲起雞母皮。

tō kám-kak tsit-tsūn-tsūn líng-hong hōo lâng kuânn kah khí ke-bó-phuê. 「這款天, "Tsit khuán thinn,

也毋知福仔敢有加穿一領較厚的衫 無?」

iā m̄ tsai Hok-á kám ū ke tshīng tsit niá khah kāu ê sann --bô?"

踅踅唸無偌久, Sėh-sėh-liām bô-guā-kú,

掛心翁婿的阿福嬸免不了又閣怨嘆 查埔人做了十外冬的彼間食品廠的 頭家。

khuà-sim ang-sài ê A-hoktsím bián-put-liáu iū-koh uàn-thàn tsa-poo-lâng tsò liáu tsap guā tang ê hit king sit-phín tshiúnn ê thâu-ke.

過年過節就講景氣穩、無獎金, Kuè-nî kuè-tseh tō kóng kíng-khì bái, bô tsióngkim,

最近這幾個月煞叫人逐工七早八早 去加班?

tsuè-kīn tsit kuí kò guèh suah kiò lâng tak kang tshit-tsá-peh-tsá khì kapan?

害一个六十幾歲的老大人天未光就 愛出門。

Hāi tsit ê lak-tsap kuí huè ê lāu-tuā-lâng thinn buē kng tō ài tshut-mng. 想著天遮爾冷, Siūnn-tioh thinn tsiah-nī líng,

閣想起往工廠彼條小路的路燈不時 遮歹遐歹,

koh siūnn-khí óng kangtshiúnn hit tiâu sió-lōo ê lōo-ting put-sî tsia pháinn hia pháinn,

定定嘛出車禍, tiānn-tiānn mā tshut tshia-hō, 前兩工仔猶聽人講起路口有人騎機 車予 thoo-lá-khuh 軋死, tsîng nīg kang-á iáu thiann lâng kóng-khí lōokháu ū lâng khiâ ki-tshia hōo thoo-lá-khuh kauh--sí,

愈想愈毋甘愈煩惱的阿福嬸氣甲喙 齒根百百咬:

jú siūnn jú m̄-kam jú huânló ê A-hok-tsím khì kah tshuì-khí-kin tit-tit kā:

「頭家人哪會攏遮爾無天良?」 "Thâu-ke-lâng ná ē lóng tsiah-nī bô thian-liông?"